

越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集

民改專輯

2000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越西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
凉文出(2000)字第033号
攀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普雄烈士陵园外景。



民改平叛牺牲的烈士们安息在普雄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中。

为凉山人民的解放牺牲的李永康烈士之墓。



越西革命公墓外景。



安眠在小孤山革命公墓的烈士们。

越西县革命公墓所在地——小孤山。



前　　言

中共越西县委副书记 胡坤
越西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千禧之至，在叩响新世纪钟声的前夕，回眸历史长廊、缅怀峥嵘岁月，梳理奋斗不息的情结，更使我们以别有的奋力与拼搏，走进新的时代。为此，本期的《文史资料》，将我们引进四十多年前那弥漫硝烟的年月。

一九五〇年春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捣毁了蒋家王朝在越西的统治；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千年的奴隶制度，砸碎了桎梏奴隶的枷锁，奴隶获得了解放，实现了人身自由、取得了政治上的平等，生产力获得解放，社会主义的事业从此在越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一九五八年春天，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运动历经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解放奴隶、收缴奴隶主武装；划分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奴隶主土地财产；翻身奴隶分田分地，建立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组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力四个阶段。运动的每一个阶段、斗争的每一次胜利、事业的每一次推进，都烙刻有共产党人与各族群众命运相系的同声呼吸、都辑录着英雄模范舍身忘死惊天地的壮歌、都实证

了共产党一心为民众的宗旨和行为。

四十多年过去，民主改革的硝烟早已散去。本期的著述者中，许多人就是从民主改革的硝烟中走来。硝烟散尽，但斗争的热浪早已熔铸成铮铮的记忆。为历史、为未来、为后辈，他们义不容辞，又一次走进那个烽火年代，集辑成这一册越西民主改革历史的梗概。为此，我们捧卷而飨后，油然敬仰起那个岁月、那些业绩、那些前辈，从中感悟事业初创的艰辛，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识。同时，感谢每一位著述者的奉献。

继往开来，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振兴越西的重任已别无选择的由我们这一代人肩负。尽管目前我们还贫穷、落后，而且前进的道路十分坎坷，但我们秉承了前辈英勇顽强、团结拼搏的传统，有邓小平的伟大理论作指引，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全县各族人民的同心协力，在这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纪之交，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负重拼搏，奋力进取，二十一世纪的越西将会更加美好。

越西县《文史资料》第九辑

《民改专辑》

民改准备：秘密调查	李明银	文	(1)
	李友军	整理	
娃子阿都木且被残害始末.....	杨阿普	讲述	
	王玛莫	整理	(3)
溢田坝不法奴隶主叛乱的先兆.....	潘文明	口 述	
	文史委	记录整理	(7)
——我参加额觉里柯家支会议经过			
忆邬家林诸烈士		文史委整理	(12)
难忘的下普雄保卫战	刘东洋	口 述	
	杨寿康	记录	(15)
阿候木乃就擒记	阿说五支	口 述	
	郑永林	记录整理	(22)
呷沙火普歼匪记	拉 哈	文	
	郑永林	整理	(25)
我目睹的老红军李木林牺牲始末	潘文明	口 述	
	文史委	记录整理	(29)
“国匪合”魂断火波垭口	海来阿合	口 述	
	辛 林	记录整理	(40)
阿尔木加铁哈投诚记	潘文明	口 述	
	文史委	记录整理	(48)
——我是怎样动员这股叛乱分子投诚的			
我所了解的普雄平叛	沙马拉哈	口 述	
	文史委	记录整理	(54)

普雄地区后期平叛工作安排 文史委(59)

民改英雄谱：

虎胆英雄伍占清 余泽生(61)

铁胆英雄沈忠全 拉哈 杨寿康(67)

孤胆英雄曲木五来 伍来 口述
拉哈 郑永林 记录整理(72)

民改历险记 李明银 文
李友军 整理(77)

民改工作日记 莫念生(79)
李友军 整理

中所地区平叛回忆 倪玉文 文
文史委 整理(90)

越西战勤连平叛纪要 陈光跃 文
潘车鹤 整理(107)

一个奴隶孤儿的新生 阿比莫 口述
余泽生 记录整理(115)

从奴隶娃子到革命军人 拉哈 口述
文史委 记录整理(122)

我所认识的莫念生 李友军(129)

民改大事记 郑永林 整理(137)

民改烈士英名录 郑永林 摘录(150)

征稿启事 (190)

文史委声明 (191)

封二、封三照片普雄烈士陵园、越西小孤山烈士陵园

民改准备：秘密调查

原著：李明银 整理：李友军

1955年2月14日，时属越西县管辖的海棠区委通知我到越西县公安局工作。18日，我按通知要求，赶到县公安局报到。随后，我被分配到治安股工作。

当年秋季，为做好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工作的前期准备，公安部门按照上级要求，选派了一批干部，深入各彝区，开展秘密调查。我因原在海棠工作，熟悉海棠，遂被派往海棠。同行的有县委统战部李开富同志。他是海棠双河人，精通彝语。

到达海棠后，工作组由海棠区副区长毛曲哈同志带队，有海棠彝族自治乡文书蒋昂同志参加，我们一行4人，以乡干部身份，组成一个“生产工作组”。公开的任务是：发展生产、访贫问苦，发放农具；秘密任务是：采用各种方法，秘密调查当地地形、地貌及家支、头人、奴隶主的详细情况。这一任务由毛曲哈、李开富和我负责，以公安身份做掩护。调查内容包括：家支头人、黑彝奴隶主的分布、数量及他们拥有的枪枝、弹药和势力范围、号召能力、房地产、牛马羊数量和各自占有的安家娃子、锅庄娃子、有无黄金、白银、鸦片烟等。调查中，还要摸清他们平时有无杀害娃子、表现如何、是否拥护政府等等。方法上采取找贫苦群众、奴隶娃子、安家娃子、锅庄娃子个别访问、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由于海棠属彝族聚居区，人民政府处于初建阶段，普通群众对政府政策很少了解，主要工作都是依靠上层人士进行，加上多年的黑彝奴隶主统治，基本群众的思想顾虑多，一般干部都不敢

大胆反映情况，这就给我们这种本来就属“不敢公开”的秘密调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要查清一户黑彝奴隶主的全面情况，往往要费很大的神。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我们每走到一家，虽都受到主人杀猪宰羊的热情接待，但一问到某奴隶主家具体情况时，许多人便缄默不言或借故推脱。这一方面是怕“政府不长久，遭到打击报复”，另一方面是传统的愚昧“忠实”思想作怪。许多跟随奴隶主的奴隶娃子、锅庄娃子等，为表示对奴隶主的“忠实”（其实是怕遭打击报复），轻易不敢向我们提供情况。但这些人又是摸清奴隶主情况的重要人物，我们就采取启发教育、保证不泄露的方法，反复向他们讲清：政府会给他们做主，奴隶主是靠剥削奴隶而生存，只有彻底推翻奴隶制，劳动人民才有真正的生存权、生活权。许多曾在奴隶主家当过娃子的人，通过启发教育，遂对政府有了信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跑遍了海棠区所有的彝家山寨，查清了海棠各家支关系、政治势力、经济实力及所处地理位置等各方情况，并据此绘制了草图，向县公安局报送了详尽的书面材料，为 1956 年即将开始的民改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娃子阿都木且被残害始末

杨阿普 讲述 王玛莫 记录整理

一九五五年，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大小凉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民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遵照广大奴隶娃子渴望翻身解放的意愿，在民族地区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解放奴隶娃子，分土地牛羊及收缴枪支弹药”为主的民主改革运动。倍受奴隶主欺榨压迫的奴隶群众，在民主改革运动中获得了翻身解放，党和政府分给他们生产和生活资料，使广大奴隶群众真正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然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奴隶主不甘吃人的美梦被民改的春雷震碎，他们妄自尊大，想阻止历史前进的车轮，想方设法与民改工作队和人民政府对抗，妄图继续巩固摇摇欲坠的奴隶主统治地位，出现了奴隶主疯狂掠夺生产资料，残害奴隶娃子，武装对抗民改工作队的事件。如当时的普雄县果木乡，就发生了一起黑彝奴隶主残忍杀害奴隶娃子阿都木且事件。

一九五五年九月，世代兵戈不断的普雄地区，民主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不少开明、爱国的奴隶主接受了政府的民改条件，将所属娃子释放，还给他们自由，将土地和牛羊、枪支交由人民政府分配处理，开创了良好的工作局面。但果木乡 45 岁的奴隶主果基布车思想顽固不化，自持势力强大，始终不接受普雄县政府的民改条件。果基布车家住在普雄河西，家业雄厚，有安家娃子和锅庄娃子 200 多人，有牛羊上千头，有 200 多支枪和不

少的弹药，土地从车洛山顶到山脚，山上的树林、竹子全是他家的。果基布车怕民改分了他家的土地和牛羊，便千方百计阻止，想尽力保住偌大的家业。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父子经过周密计划后，把 200 多娃子中不驯服的倒卖出去，同时转移了大部份牛羊财产，并大肆砍伐车洛山顶的树木竹子，以此阻挠普雄地区的民主改革。

果基布车最怕娃子反叛逃跑，为达到顺利统治奴隶娃子的目的，他采取杀鸡儆猴的手段，准备将个别不听话反叛逃跑的娃子杀死，恐吓其余娃子顺从他的统治奴役。

当时，果基布车家有位年仅 37 岁，名叫阿都木且的锅庄娃子，是 47 年邓秀廷派兵，从势力较弱的普格小裤脚（阿都）西洛地区木呷堡子抢来，卖给果基布车家的。邓秀廷那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将木呷普子围得水泄不通，匪兵们大肆烧杀抢夺，将堡子中 200 多人抓去贩卖，阿都木且就是其中一个。阿都木且被卖到果基布车家后，白天上山为主子家砍柴，夜晚为主子看守院子。恶毒的果基布车为防止阿都木且逃跑，白天用铁链锁住阿都木且的双脚，叫他上山砍柴，晚上给他套上手铐守夜。阿都木且受尽奴隶主的百般折磨，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牛马生活。

果基布车为防止娃子逃跑，经常用狂言训斥娃子：“凉山天下是果基家的天下，果基家的势力在凉山最大，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果基家的，从古至今娃子都是主子的财产。一个雀儿飞不过俄洛则落（小相岭），一个娃子逃不过主子家的势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受尽折磨的阿都木且为了摆脱果基布车的奴役，加之听说民改工作队驻进了普雄，政府的政策是解放娃子，分给土地和牛羊，让娃子安家过好日子，便在五五年九月的一个晚上逃离果基布车的领地。受尽摧残的阿都木

且身子十分虚弱，跑到南箐沟时已精疲力竭无法继续逃跑，不幸被果基布车的爪牙抓了回去。果基布车用绳子把阿都木且捆得牢牢的，用皮鞭毒打一顿后，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关押起来，准备瞅机会把他处死。

为了迫使果基布车一类顽固不化的奴隶主分子无条件接受民主改革，尽快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来，民改工作队加强了对奴隶主的政策宣传攻势，对其进行奴隶娃子也是人，也要拥有土地和牛羊，也要安家过自由日子的宣传教育。民改工作队按彝族的规矩派熟悉彝风彝俗的同志到彝区传送党的方针政策，用彝族群众能接受的方式处理有关民族事宜，协调开展民改工作。当时的普雄县政府专门招集县境内的奴隶主开会，传达《关于保护娃子人身权利的暂行规定》，民改干部对奴隶主们说：“野兔有洞，乌鸦有家，娃子也要安家过日子”，并明令奴隶主们不准打骂娃子，要尽快释放锅庄娃子，交出牛羊土地及枪支弹药。

果基布车看到民主改革越来越深入，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他不但不遵守政策法令，反而用更疯狂的手段对抗民改。他把200多娃子召集起来训话：谁敢听信共产党的话，逃跑反叛，被抓回来就对他“里十额土额则色嘿喳吉果依”（用锯子锯脚筋），“的黑牛麻比阿机都”（把眼睛挖下来喂乌鸦）。同时，果基布车采用杀鸡给猴看的方法，在五年的十月的一天，把阿都木且用铁链锁住，用一根木头挖两个洞，把阿都木且的两只脚插进木洞中，用梢子插紧，用铁锁锁住。果基布车当着许多娃子的面恶狠狠地对阿都木且说：“你敢逃跑反抗，尼俄角阿火阿角（你的老命兔子尾巴长不了）。”果基布车叫人将捆得严严实实的阿都木且装进口袋中，命狗腿子把阿都木且丢进普雄河塔古木水凼，即现在的双河隧道出口处的回水沱，并且杀气腾腾地对其余娃子说：谁敢反抗我，谁敢逃跑，阿都木且就是榜样！

果基布车凶暴残忍地杀害阿都木且，引起他家娃子们的愤慨。有一位他家的娃子气恨之下，悄悄跑到普雄县上，将果基布车如何残害奴隶娃子阿都木且的经过，详细报告了县政府，县政府立即要公安局派人去抓果基布车。

果基布车杀害奴隶娃子阿都木且后，害怕普雄县人民政府找他算账，便有准备地带上一个安家娃子跑到深山大老林中躲避。后来便发展到纠集队伍公开叛乱，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

果基布车一心做着奴隶制度统治者的美梦，并且公然叛乱，终于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此时的大小凉山，广大奴隶娃子心向共产党，民主改革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并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县公安局在民改工作队的配合下，上山追剿叛乱的果基布车一伙，终于在十二月底不法将奴隶主果基布车捉拿归案。普雄县人民政府根据果基布车犯下的滔天罪行，依法将双手沾满奴隶娃子鲜血的果基布车予以镇压，他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少数不法奴隶主虽然疯狂反对民主改革，组织武装叛乱，但终究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普雄县人民政府在广大奴隶群众的支持下，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彻底埋葬了万恶的奴隶制度，建立了属于人民的新政权，世代受奴役受剥削的奴隶娃子翻身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滥田坝不法奴隶主叛乱的先兆

——我参加额觉里柯家支会议的经过

潘文明 口述 文史委 整理

1955年底，我在孙则洛自治区（中所区）任副区长。当时区长是沈占奎，另一个副区长是阿兹伍呷。

前几天，区上已收到一些消息，有的不法奴隶主准备用枪杆子反对民主改革。这些消息是那些靠近政府的上层人士透露的。

副区长阿兹伍呷在家支中也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些消息自然瞒不了他。这倒使阿兹伍呷为难了，不给领导反映，自己是副区长，是政府的人，万一这些人成不了事，政府追究起来过不了关；反映吧，被这些人知道了，会说出卖家支，要收拾自己。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给政府反映。

11月的一天，阿兹伍呷在区上找到我，说要给我反映点事。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副区长，平起平坐，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参加工作较早，对我表示尊重和信任的意思。

他的话一开头，我就觉得事情非同寻常。他说：“五里箐阿兹、乃比两家，决定在五里箐上边的额觉里柯开个家支联系会，主要是为了两家搞好团结，准备请区上的工作同志参加。”

我立即把情况给区委书记欧万荣作了汇报，我们分析，在目前的形势下开这个家支会，肯定另有名堂，之所以要区政府派人参加，目的是要说明这个会没有什么其它不可见人的东西。这

恰好连此地无银三百两，正说明这个会有见不得天日的东西。这些人开这个会请我们，我们不去，正中他们下怀；我们去了，他们也可以背着我们搞鬼。但去比不去好。去了，我们也能够调查了解一些情况，观察到一些情况。商量后当即决定，我同区委书记欧万荣，去额觉里柯参加这个所谓的家支团结会。

我找到阿兹伍呷对他说：“到额觉里柯路程太远，走路不容易赶到，最好准备一匹马给欧书记骑。”

阿兹伍呷见区上同意派人去，就答应先回去准备马匹。

孙则洛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当时在水观音，我同欧万荣书记头天就赶到五里箐，住在阿都依古家。阿都依古是我的一个亲戚，又是老辈子，他特意杀了只羊子招待我们。

那一天是大太阳，我们一早爬起来，阿兹伍呷已经准备好了两匹马，一匹马是给区委书记欧万荣骑，另一匹显然是照顾我潘文明这个副区长了。

我们骑着马，从五里箐爬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额觉里柯。

五里箐乡那时还属越西孙则落自治区管辖，不然，我们不会被请去参加家支会。

阿兹、乃比两家是果基家的支系，五里箐一带是两家的势力范围。五里箐、滥田坝、新乡的两个家支的人，历来都在额觉里柯集中召开家支会，研究问题，处理纠纷。这里地点居中，几个地方居住的人前来集中比较方便。

额觉里柯是个光秃秃的山岗，山岗有几里方圆，上边长着些低矮的野草。这里居高临下，既便于集中，又便于监视其它地方。沟下边有点树木，顺着山腰一直延伸到滥田坝边上的瓦吉木梁子。

爬上额觉里柯，阿兹家的家支头人阿兹瓦格走上前来同我握手。他看了一眼欧万荣，没有理采他，因为他不认识这位区委

书记。我有心想介绍一下，转念一想，不认识安全点，谁也不知道今天出不出事。

阿兹家的家支大，我认识阿兹瓦格还有点前因。越西有个大恶霸周瑞成，是蒋安亭的外甥，蒋安亭曾任川军第2混成旅长，颇有势力，周瑞成也借势招摇，称霸一方。我曾经在解放前带着阿兹瓦格见过此人，所以互相早就认识。而那时笼络阿兹瓦格，也有另一层意思，阿兹家不仅家支大，而且下普雄俄力家最听此人的话，不说借为我用，最低也可以守望相助。

这时，阿兹瓦格上来握着我的手，说：“老潘，我们来握手。”接着，开玩笑似的大声说：“麦鲁吉俄，阿呶力我。”意思是先抓住手指尖，然后抓手腕。”

这句话显然是话中有话，弦外之音是以后就要大干了。

欧万荣是懂彝话的，听了这句话，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阿兹瓦格说要商量阿兹、乃比两家如何团结的事，把来参加家支会议的200多人，分成东一堆西一堆的，还让人杀了一头牛。

他们没有请我们参加，把欧万荣和我晾在一边，就象是专门来“观礼”的，也好像两个木偶，由他们操纵、摆布。

既然他们不邀请，欧书记和我也就没走过去参加。远远的听，离我们最近的一堆人说的是，要如何听政府的话，娃子不能乱干等等。

其它地方的人气氛就显得有点紧张，还不时有人扭回头看一看欧书记和我。

我看情况有点异常，就对欧万荣说：

“气氛不对，恐怕有点问题。阿兹瓦格也话中有话。”

欧万荣说：“老潘，他们这个会硬是有点不正常的味道。”

我说：“我的意见你尽快把这个情况给县上反映。”